

于右任的故事(二)

于凌波

陝西同盟分會成立

井勿幕灌溉革命花

如果說，陝西革命是于右任播的種，那麼種子以後的萌芽、茁壯，到開出花來，井勿幕應該算是辛苦的園丁。由他灌溉、耕耘，纔有辛亥年的西安起義、陝西光復。最後在民國七年靖國軍對抗陳樹藩時，他爲革命犧牲，付出了鮮血，付出了頭顱，付出了生命。

井勿幕，幼名泉，字勿幕，號文淵，後以字行。他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四年西元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戊子。他是陝西蒲城井綬齋的少子，井綬齋早逝，遺長子松生十四歲，少子勿幕年方四歲。井勿幕由兄長照顧成人，他事兄如父。

井勿幕自幼聰穎過人，讀書過目成誦，文字書法，若出天成；及長，見解超越，常與其兄縱論天下事，對滿清政府的朝政腐敗、喪權辱國，多所批評。他生性倜儻不羣，好任俠擊劍，居常引吭高歌，愛誦大風歌及「風蕭蕭兮易水寒」這些句子。他自幼練過拳擊，雖狀貌並不魁梧，而身手矯健異常。

他十五歲時，聽說孫文倡導革命，心中非常

嚮往。因到四川遊學，結識了蜀中人士熊克武、石青陽、呂超、但懋辛等一班志士。次年光緒三十年，他與一班四川朋友東渡日本，在途中經三峽，下武漢，過南京，抵上海，沿途結交川、楚、吳、越的英雄志士。在日本數年，一方面讀書，一方面參加革命活動；爲了革命，他曾學習過製造炸藥的方法。後來國父在東京成立同盟會，他加盟入會，並擔任文字宣傳的工作，深爲孫總理及黃克強所器重，曾稱譽他是「西北革命鉅柱」。

宣統元年，國父授他以同盟會陝西支部長的職務，命他回陝組織同盟會陝西分會，策劃西北起義；他取道朝鮮，經瀋陽抵達北京。在北京停留下來，聯絡同志，並觀察清廷虛實。

他在離開東京時，曾留書別諸同志，書曰：「大丈夫生當斯世，宜效死疆場，爲民族留正氣，否則亦當轟轟烈烈，如判劍、博浪椎諸偉舉，事無成敗，亦已塞祖龍之膽，壯山河之色，爲祖先留正氣，爲民族續命脈，安肯佞倖視，忍辱事仇，俯首異族統治之下哉！」

于右任結識井勿幕

井勿幕在日本加入同盟會，努力於革命活動時，于右任於民國前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也到了日本。早在光緒三十年甲辰，于右任亡命上

海之時，下了火車，他身上只剩下了四塊龍洋。

這位時年二十六歲，自西北農村長大的青年，到了十里洋場，人海茫茫，不知何去何從。這時滿清政府的公報上已刊出了于右任的罪狀，各地報紙也登載了這個消息；他爲了安全，住入法租界三茅閣橋附近一家小客棧裡，一住住了一個多月。正在他爲前途感到煩惱的時候，真是「天無絕人之路」，他在街頭遇到了陝西涇陽同鄉吳仲祺。

吳仲祺，即係我國名詩人吳宓（雨僧）的父親。吳仲祺慷慨尚義，知道了于右任的現況，立刻邀請于右任到他家中去住。吳仲祺交遊廣闊，家中往來的也多是飽學之士和新派人物。于右任在吳家結識淮軍名將吳長慶之子吳彥復、革命黨人張繼的尊翁張以南，以及革命青年汪允中、雷祝三。雷祝三是上海震旦公學監督馬相伯的學生，馬相伯在報紙上得知于右任因鼓吹革命，被清廷革去舉人，通令緝捕的消息，又聞知于右任亡命上海，就要雷祝三尋找于右任的下落。由此機緣，于右任見到了馬相伯，馬相伯要他入震旦公學肄業，並允免收他的學膳各費。這時馬相伯六十五歲，于右任二十六歲，這一老一少一見投緣，師生情誼終生不渝。于右任一生師事馬相伯，自稱「受業」，尊相伯先生爲「夫子」，因緣實

由於此。

到了次年，震旦公學因外籍教員干預校務而罷課，于右任與同學葉仲裕、王公俠、張軼歐等籌備復旦公學。後來留日學生以日人取締風潮多人歸國，于右任復與王敬芳、張邦傑等發起中國公學，兼任兩校國文講席。這兩所學校都成為革命教育的溫床。辛亥三月廣州起義，有中國公學學生饒輔庭、饒國棟等五人參加。參加徐錫麟烈士安慶發難的馬宗漢，也是中國公學的學生。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于右任鑒於革命宣傳機關的「蘇報」被查封兩年，尚沒有繼起的革命報紙出現，使得革命言論有如緘口箱舌。有次他寫了一篇評論時局的文章寄某報刊，竟如石沉大海；因此決心自己辦一分報紙，以倡導輿論，宣揚革命——他把他要辦的報紙定名「神州日報」。爲了籌辦報紙，他邀集了復旦、中國兩公學的一些同事、學生商討辦法，這些人如葉仲裕、金懷秋、王博沙、汪壽臣、張俊卿、黃禎祥、譚价人等都是書生，何來鉅款？大家推舉于右任赴日考察報社業務，並在留日的革命同志間募股。于右任對於赴日募股事並無把握，但革命的勇氣支持着他，總要去試試。所以他在赴日途中寫的「馬關」一詩，實語意雙關：

雨中山好青如黛，浪裡花開白似綿，
活潑游魚吞曉日，迴翔飛鳥逐魚船。
舟人指點讀遺事，豎子聲驕唱凱旋，
一水茫茫判天壤，神州再造更何年。

于右任到了日本，卻有一連串意想不到的際

遇。他由陝西籍的留日學生康心孚的介紹，和同盟會重要人物胡漢民等相會；八月廿二日國父自西貢赴日本，九月中旬于右任由康心孚的引見晉謁。國父對於于右任因宣揚革命被清廷通緝，逃到上海辦學校的情形已經知道；會見之下，國父非常高興，與于右任長談終宵，把革命的形勢、方略及他的抱負，對于右任詳細講解。于右任也加入了同盟會，成爲國父革命大旗下的一員。還有一點使于右任興奮的，是他和井勿幕的訂交。井

勿幕少年英俊，在東京的革命同志中非常活躍。他和于右任一見如故，肝膽相照。他陪同于右任到日本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等大報社參觀；他介紹西北各省留日同學與于右任見面。他奔走聯絡，將陝西、甘肅、山西、河南四省留日同學聯合起來，組織了陝、甘、豫、晉四省旅日同鄉會，並推舉于右任爲第一任會長。藉着四省同鄉會大家的力量，爲神州日報募集得三萬多元的股金。于右任在日本一住數月，圓滿達成他東渡的任務，準備賦歸；臨行前，國父任命他爲長江大都督，命他在上海相機行事，推動革命。

于右任與井勿幕互相期勉，兩人一文一武，一個以一支筆從事宣傳，對清廷作戰；一個同陝西從事實際工作，發展革命力量。

于右任詩集中有關井勿幕的詩頗多，今錄一首，以見二人的交誼：

酒後有懷井勿幕、王麟生、程博九
重來話舊倍銷魂，塵起秋風漬淚痕，
欲寄纏綿無好信，不堪惆悵又黃昏，
迎階花放思君子，未老窮途念故園，

愁到聞鷗天亦醉，蒼髯如戟看中原。

有光有熱壯志凌雲

井勿幕，文武兼資，肝膽照人；他富有組織力和說服力，使人和他接近時，覺得他有光、有熱，使人願意接受他的領導。

他十八歲，在東京曾作「舞劍」一詩：

英雄不學時勢裝，匹馬單刀論短長，
拔劍新蛟叱滄海，看他寇盜與侯王。
龍蛇走，歲月忙，健兒三十六，會跳梁。
中原風淒涼，身在水雲鄉。

又有留置案頭斷句，曰：

「傷心痛哭惟無淚，悲楚行吟盡是憂。」
由上面這些句子，可看出他氣吞河嶽的壯志，和愛國愛民的襟懷。

宣統元年，他離日返國，在北京停留時，遇到了山西同志景定成，他們原是東京舊識，志同道合。北京事了，他們結伴同往山西，在太原召集當地的同盟會員，討論西北起義方略。綜合晉省同志的意見，以爲陝西民性强悍，地勢雄偉，若由陝西起義，進而經略中原，有高屋建瓴之勢；因此決定以陝西爲西北起義的根據地，並協議秦晉聯合發動方案，然後由山西渡（黃）河入豫，沿途聯絡布置，最後回到西安。

首先他透過同志關係，在西安高等學堂給景定成謀得二教習職位，約景定成到西安，使他藉此職位爲掩護，以便與學政士紳各界聯絡。接着他聯絡得同盟會同志李仲特、焦子靜、李仲三、郭

希仁、彭世安、鄒子良、馬開臣、曹印侯、劉守中、尚鎮圭、寇遐、李元鼎、曹世英、張拜雲、常明卿、張東白、陳同熙、楊仁天及景定成等數十位同志，組織同盟會陝西分會。

爲了使同盟會有個會址，便於聯絡和集會，他和景定成、郭希仁等先籌設了一所健本學堂。

健本學堂設置在西安的富平會館，以講授國學爲號召，招收有革命思想的優秀青年，作爲吸收同志的對象。除了以健本學堂爲同盟會址外，並在城內竹笆市開設了一家公益書局，以爲對外聯絡及交換消息的地方；進一步並在三原、富平、渭南、蒲城設立機構，吸收同志。健本學堂造就了不少革命幹部，像後來首先豎立靖國軍大旗的胡景翼，就是健本學堂出身的。

分會成立功成不居

在井勿幕和郭希仁、劉守中等同志的積極推動下，同盟會陝西分會正式成立。井勿幕功成不居，他和同志們共推李仲特爲會長，常明卿爲東路支會會長。景梅九擬定四句密約曰：「秘露死決，援交寧缺，分途並進，破壞建設。」井勿幕深知革命須靠羣衆力量，離開羣衆，革命將無從發展。他深悉當時陝西社會有兩種潛在實力，一是幫會——哥老會；一是游俠——綠林豪客，因此他使常明卿、李仲三、胡景翼、曹世英、嚴莊……等聯絡西安東路游俠；他自己深入陝北延安、綏德、延川各地，聯絡北方游俠。

同盟會是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公元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國父在日本東京創立的；八月二

十日在東京赤坂區檜町三番地日本黑龍會所開成立大會，陝西人加盟最早的是陝西城固人的康寶忠。以後陸續加入的陝籍同志有：茹欲立、郭希仁、宋元愷、楊銘源、鄒子良、李元鼎、尚鎮圭、南雪亭、曹澍、黨松年、井勿幕等，于右任是光緒三十二年丙午的九月二十七日加入的。在西安所成立的陝西分會，有在日本加入的，如：

井勿幕、郭希仁、宋元愷、景定成等；有在上海加入的，如：嚴莊、樊毓秀、黨繹、王廷軒等；也有新軍中的同志。在他省加入而在陝服務的，如：錢鼎、張鈞、黨仲昭、張寶麟等都集聚在陝西分會，共同爲陝西革命而努力。在宣統二、三年，即庚戌、辛亥兩年之中，陝西分會的發展極迅速，活動也頗爲積極。他們以秦中週報及覺社爲宣傳機關，在報刊上隱寓鼓吹革命文字，一時大爲風行。同志們經常秘密集會，集會的地點除了健本學校外，尚有竹笆市的公益書局、西大街的公正紙店、學院巷的諮議局內，以及東大街開元寺內的馬家存心堂書屋和南門外的大、小雁塔；在會議中研究起義計劃，及起義後的攻守戰略。辛亥年初，派遣同志張溪若、高文明遠赴上海，和于右任聯絡購買小型武器，潛運回陝。

辛亥年三月，廣州起義失敗，消息傳來，同志們悲憤萬分，井勿幕在會中對同志說：

「這一次起義失敗，我們黨中英損失殆盡，如果我們不迅即急進，將來起事恐怕更加困難。長江方面已有密報，準備夏秋間起事，我們也決定同時發動，以收南北呼應之效，所以這一段時間，是我們準備起義的重要階段。」

於是同志們分赴各地，暗中組織民間力量，準備起義，繼之乃有六月間的大雁塔結盟之舉。

革命力量匯成洪流

中國同盟會陝西分會，自宣統元年在井勿幕奔走組織之下成立以來，經過會中同志兩年多的努力，到了宣統三年，已匯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這一股洪流，匯合了各方面的力量。分述如下：

陝西革命的主流，當然是同盟會會員，但同盟會員多是有革命思想的知識青年——當時的革命領袖，多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人。井勿幕辛亥年二十四歲，張鈞二十六歲，作起戰來勇冠一時的胡景翼纔十九歲——他們有革命的理想和抱負，但是沒有力量。他們必須將羣衆的力量組織起來，纔能變成革命的力量。他們聯絡的對象有三個目標，一是新軍，一是會黨，一是綠林游俠——北方人所稱的「刀客」。

當時陝西的新軍是一個混成協，新軍中也有許多同盟會員，像日本士官出身的二標一營管帶張鳳翹、三營管帶張靖清；但最具革命熱誠而積極的都是下級軍官，像保定速成學堂畢業的督隊官錢鼎、砲隊排長張鈞、軍械長陳伯生及劉伯銘、黨仲昭、張寶麟、劉蔭遠、曹位康、張季方、張光奎等，其中以錢鼎、張鈞爲中心人物。

陝西的會黨是哥老會。哥老會是洪門的一分支，洪門又稱天地會、三點會或三合會，是滿清入關後，漢人間的一種「反清復明」組織，最初在福建活動，以後遍及長江、黃河兩流域各省。

國父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可以說即脫胎於前此二百年的會黨反滿活動；國父早期的革命幹部如鄭士良、陳少白、尤烈、程奎光、朱貴全、丘四、謝繼泰等多為會黨中的重要分子。辛亥起義，各省光復，會黨人士多有參預，而在陝西、四川、貴州諸省，會黨人士且為相當重要的主角。

陝西哥老會輩分最高的首領是萬炳南，其次是張雲山。張雲山加入了新軍，任號目——司號長；再次的首領，在新軍中的有吳世昌、馬玉貴、馬瑞堂、劉世杰、郭勝清、劉剛才等，除了馬瑞堂是隊官外，其餘的全是正目；井勿幕等所爭取聯絡的，也正是這一班人。

再有綠林游俠，其實也就是北方人所稱的刀客。于右任寫胡景翼墓誌銘，文中也稱：「宣統二年春，入同盟會，倡議結新軍中會黨與刀客……」當時在西安東路的刀客有嚴飛龍、嚴紀鵬等股，在渭（河）北活動的刀客有鄭思成、高士秀、郭方剛（堅）、楊九娃——也就是楊虎城。井勿幕派常明卿、李仲三等赴西安東路，他自己深入渭北，吸收這些游俠，說以民族意識、革命大義，使之變為革命力量。

除了上述三方面的力量匯合入陝西革命的主流外，許多外省籍人士在辛亥起義時，也直接參加了軍事行動。像陝西初練新軍時，以幹部缺乏，當時的巡撫曹鴻勳，向兩湖總督張之洞借調湖北新軍第八鎮軍士一批，到陝西協助訓練；這批人中有馬玉貴、馬瑞堂、吳善卿等多人都是同盟會員，以後協助陝西革命，盡力不少。尤以馬瑞堂後來在調和黨人和幫會人士的衝突上貢獻很大。

大。

旗人恩壽任陝西巡撫時，以候補道王毓江為督練公所總辦，王毓江是安徽人，在他帶入督練公所的一批安徽同鄉中，也有不少同盟會員，如劉蔭遠、余永寬、趙皖江、陳桐、張健侯、朱鉞五、張紹五等，在西安起義時，親冒矢石、衝鋒陷陣，建樹頗多。再有陸軍第二中學堂設在西安，收納陝、甘、新、川四省陸軍小學畢業生，其中亦有相當多的革命青年，陝西學生如王一山、白炳蔚、曹世傑、楊元禎、馬緒路等；新疆學生如牛策勳等；四川學生如王士俊、張少楊、湯金鈺、賈駿修及孫震、鄧錫侯等，平常即熱心革命活動，西安起義，全體學生六百多人組編成軍，執行任務，各有其貢獻。再者，于右任此時雖在上海，但對陝西革命至為關心；他與陝西同志保持聯絡，時以各種革命刊物及小型武器秘密運陝。自此，陝西革命已由宣傳而趨於行動階段了。

在大雁塔歃血結盟

大雁塔結盟，是同盟會的革命黨人與哥老會首領兩股力量為推翻滿清而結合的一次壯舉。井勿幕等與會黨首領聯絡已趨成熟，而預計待機起事的日期亦日益迫切；因之雙方領袖人物於辛亥年六月三日，在大雁塔歃血為盟，結為兄弟，同心協力，反抗滿清。大雁塔本名慈恩寺，位於城南八里，是西安有名的古刹。慈恩寺本是隋代

的無漏寺，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太子李治為了想念母親文德皇后，奏准太宗，改無漏寺為慈恩寺；唐三藏玄奘法師由印度取經歸來，住慈恩寺譯經，上疏請建大雁塔作為藏經之所。塔為四方形，磚表土心，基層四面各一百四十尺，塔高一百八十尺，即建在慈恩寺院落中，命名大雁塔。以後大雁塔掩蓋了慈恩寺之名，當地多以大雁塔稱之。這本是革命黨人經常秘密聚會之所，所以雙方結盟也選了大雁塔。

大雁塔結盟的人共三十六人，號稱三十六盟友或三十六兄弟。這三十六個人到底是那些人，已找不到完整的資料，從多種記載中互相核對，對出了下列的一些名字：同盟會方面的有井勿幕、鄒子良、焦子靜、李仲三、胡景翼、馮毓東、錢鼎、張鈞以及嚴文軒等。哥老會方面有萬炳南、張雲山、馬玉貴、馬瑞堂、陳殿卿、郭金鋪，可能還有吳世昌、劉世杰等。這三十六人中，有同盟會員，有哥老會首領，也有同盟會員為了聯絡哥老會而加入哥老會的，如：井勿幕、錢鼎就是兩個例子。而哥老會首領在結盟後也多加入了同盟會，雙方並將各幫會各山堂合併，號稱「統通山」，目的是將革命黨人與幫會人士合而為一，以增強革命力量。大雁塔結盟之後兩個多月，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九月初一西安起事，初二攻克滿城，陝西宣告光復。（未完待續）